

汉译《法华经》陀罗尼译音所反映的韵母系统

梁慧婧

(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)

摘要: 利用汉译《法华经》三种不同时期的陀罗尼译音材料进行梵汉对勘,得出了三个时期大致的韵母系统,并得出了中古汉语语音的特点:1. 重组三四等韵有别,重组三等韵对译顶音,可能有特殊的读音;2. 二等韵和二等韵在对译上有相似之处,可能也有特殊的读音;3. 《广韵》的一些韵,有合流的倾向;4. 三等韵虽对译没有介音的梵音,但不表示其丢失i介音。

关键词: 法华经; 陀罗尼; 译音; 韵母

中图分类号: H13 **文献标识码:** A

文章编号: 1002-6320(2012)07-0058-05

据我们现在所知,汉译《法华经》完整的版本主要有竺法护的《正法华经》、鸠摩罗什的《妙法莲花经》以及阇那崛多、达摩笈多的《添品妙法莲花经》;《法华经》的这三种汉译本所参原本不同,时代也不同,对汉语音韵学的价值也不同。本文只撷取其中的陀罗尼材料进行比照研究。陀罗尼材料的好处在于:它在辗转流传的时候,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原貌,因此即便是同样内容的陀罗尼,不同时代的汉译本会有不同的译法,只有从当时的语音系统出发才能读如原貌,如果语音系统变了就不能读如原貌,就需要重新翻译。因此,不同版本的汉译陀罗尼在一定程度上能投射出翻译当时的语音系统。

在这三种汉译本中,只有后两种有陀罗尼,分别在它们的第二十一品《陀罗尼品》和第二十六品《普贤菩萨劝发品》中,共有六小段陀罗尼文字。另外,在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中有玄奘所译的“南无曷剌怛那怛那邪夜多埵他”,也是同样的内容,附在玄应《妙法莲华经》所作的音义之内,写明“三藏法师元奘译”,玄奘要重新翻译这段陀罗尼,是因为玄奘认为原来的译法有不合适的地方。

我们所使用的方法,主要有两种:一种是梵汉对勘法,它是研究此类材料最习见的方法,但也有很多局限性,很多学者都有讨论,在此不再赘述;另一种是音注类比法,在此类陀罗尼材料中,有很多音注,

主要以反切为主。这些反切非常特别,和一般韵书或音义书中的反切不同,它们中大多数不是为了标注所切字而制作,而是为了更清晰地描述所对译的梵音,因为汉字的声韵结构规律性很强,有些声和韵不能结合,当梵音有类似声韵搭配时,如果用一个字对译,汉语就没有可匹配的音节;使用反切就可以打破汉语的声韵搭配规律,制造出很多适合梵音的新音节来。也就是说,大多数的反切,与前面的被注释字,没有同音关系,前面的单字是一种不得已的对译,后面的反切才是相对精确的对译。这类反切最有价值。当然,这是大多数情况,还有其它几种情况:a、被注释字有多种异读,这里的反切是为了排除异读,这里可以说被注释字和反切有同音关系;b、被注释字和反切只是声调不同,梵音的重音或音长对应汉语的某种声调,符合声韵条件的汉字如果不符合声调,就需要用反切来改变声调;c、被注释字很生僻,注反切是为了辨认,这种情况下被注释字和反切也是同音的。^①

梵汉对勘时,需要有足够多的版本支持。众所周知,梵文原典现有三种文本流传于世,分别为:a. 泥婆罗本 b. 吉尔吉特本 c. 中亚本三种。其中泥婆罗本和吉尔吉特本比较相似,可以归为一类,中亚本为另一类。根据日本学者岩本裕、辛岛静志研究认为,《正法华经》和《妙法莲华经》都属于中亚本一

收稿日期:2012-04-06

作者简介:梁慧婧(1983—),女,山西平遥人,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。

①在后面附录注释中将分情况讨论反切。施向东先生在《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研究》中,分析了玄奘译音的小注,对其反切的作用作了归类。

类,而《添品》属于吉尔吉特一类。在版本来源上,《妙法莲华经》属于中亚本,但从语言来源上,它所本的又是龟兹本,也就是“胡本”^①,我们要做比较全面的对勘,就需要至少两个系统的梵文版本,外加“胡本”。日本学者有《梵文法华经写本集成》,龟兹文的《法华经》也有残片,但笔者尚无渠道获得,故只选取蒋忠新先生的《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梵文《妙法莲华经》写本:拉丁字母转写本》以及《大正藏》所附梵文注释进行对勘。

为了方便叙述,以中古语音的韵、摄来排列材料。遇到反切,如果反切和被注释字是同音关系或只是声调不同(如 a、b、c 类情况),就排在反切和被注释字都所属的韵类;如果反切和被注释字不是同音关系,由于反切更精密,那么就归入反切下字所属的韵类,不再归入被注释字所属的韵类。如:诘(都夜反),就只归入麻韵三等,而不归入齐韵。以下 M 代表《妙法莲花经》、T 代表《添品妙法莲花经》、而 N 代表“南无曷刺怛那怛那邪夜多埵他”,另外,括号内的数字代表其出现的频次。如果没有出现的摄或韵,表明无对译字。

(一) 通摄:

屋韵字: M: 目 muk(3)、郁 uk; T: 目 muk(4)、郁 ok、郁 uk; N: 目 muk(3)、卜 puk

梵语有元音级别。同一词根的不同词,有着不同的元音级别,因此用梵汉对译来研究元音困难比较大。尤其是用译名对译时,你有时很难决定应当采用一个词根的哪种形式,好在陀罗尼材料是成篇语料,所以此类问题虽有,但不是特别大,比如这里只有一个“郁”对译 ok,我们大可以忽略它。这样的话,三家比较一致,通摄屋韵字的主要元音当是 uk,沃韵无字,难以判断其读音。另外,这里的屋韵三等字都没有介音 i,这点我们在后面会专门讨论。

(二) 止摄:

支韵字:

1. 唇牙喉音重组三等: T: 猷 k_si(2)、臚(奴寄反) ŋe、致(都寄反) t_se、稚(徒寄反) d_i

2. 唇牙喉音重组四等: M: 枳 ke(2)、只 ge; T: 祇(渠弃反) gi; N: 弭(密尔反) mi、枳 ki、祇 gi

3. 非唇牙喉音: M: 尔 nye、差(猜离反) k_si、柅(女氏反) ni(3); T: 尔(而制反) nye、离 ŋi、尔(奴弃反) ni、尔 ni(4) \ti、尼(奴移反) ŋi、𪛗 si; N: 差 k_si、𪛗 ni。

M 中,唇牙喉音重组四等的主要元音为 e,非唇牙喉音却是以 i 为主,无重组三等字; T 中,唇牙喉音重组四等和非唇牙喉音的主要元音为 i,唇牙喉音重组三等有 e、i、i,且都对译梵语的顶音,用知母、澄母、娘母都似乎不足以表示这种卷舌性质,一定还要附加反切,特别的是反切下字都是重组三等字“寄”,这不是偶然的,可以证明重组三等韵有特殊音质; N 中,唇牙喉音四等和非唇牙喉音的主要元音也是 i,没有使用重组三等字。大致来说,支韵字主要以 i 为主,只有鸠摩罗什之重组四等字大约是 e。各家都有重组三四等的分别, M 和 N 只用重组四等不用三等,可见其别; T 虽三四等兼用,但重组三等字只对译顶音。

脂韵字:

1. 唇牙喉音重组三等: M: 耆 k_si \gi; T: 器 k_si

2. 唇牙喉音重组四等: M: 毗 ve \vi(2)、伊 i; T: 寐 mi(2)、鼻 vi(2)、底(都弃反) ti(2)、比 vi、只(渠弃反) gi、尔(奴弃反) ni; N: 毗 vi(3)、伊 i、祇 gi

3. 非唇牙喉音: M: 旨 ci、履 mi \me \ d_i \ rī、臚 ŋe \ ŋi、尼 ŋi(3) \ni、地 dhī(2) \ti(2) \te(2)、利 rī \ri \li \le \ rī、致(猪履反) t_si、柅 ni(2)、梨 t_se \ri、肆 si; T: 臚 ŋi、喇 ri(3)、利 rī \li \ni、𪛗 re、尼 ŋi; N: 履 li、尼 ŋi(3) \ni(2) \nī、握 ŋi、利 ri、喇 re \ri \rī(2) \li、柅 ni(2)、𪛗 d_i、底(丁履反) ti

各家译音中,脂韵字都以 i 或 i 为主,重组三等字只对顶音。总的说来,各家支、脂韵似乎已经合流,均读 i。很可能,从 M 时代起,北方某些方言中,支脂韵就已经合流了,这点我们可以从《颜氏家训·音辞篇》中得到印证,“北人以庶为戍,以如为儒,以紫为姊,以洽为狎。如此之类,两失甚多”,其中“以紫为姊”,表明北方话中支脂无别了。

之韵字: T: 颐 ye(4); N: 差(初理) k_si(2)、理 rī

M 无之韵字; T 多用之韵字“颐”对译 ye,是因为齐韵字没有以母字,不过可略微窥见 T 时代之韵字可能读一个读复合元音; N 中,差(初理反),又似乎可以窥见 N 时代,之韵可能和脂支合流了,这点从其它材料中得到证明。

微韵字: M: 韦 vi、玮 vi(2)、

微韵字也非常少,只是在 M 中对译 vi 这样的音时使用,因为汉语当时还没有产生真正的 v,所以用

^①法显、玄奘之前,译经多据“胡本”,鸠摩罗什所本的也是“胡本”,施向东先生在其《鸠摩罗什译经与后秦长安音》中,以僧睿《大品经序》“胡音失者,正之以天竺,秦名谬者,定之以字义,不可变者,即而书之,是以异名斌然,胡音殆半”之言,认为鸠摩罗什虽然手执胡本,但是都经过天竺音校正了。再加上“陀罗尼”的严格性,我们认为用梵本也是可行的。

云母微韵合口字对,云母为喉音,可忽略不计,和v相当的其实是合口介音u。从而可知在M时代微韵主要元音也是i。

(三) 遇摄

模韵字: M: 卢 lo(2) \ d̥e; T: 卢 lo(2) \ r̥u、路 ru、部 b、稣 su、噜 ru、努 nu

N: 路 lo、卢 lo、鲁 ru(3)、邬 u、努 nu、苏 su(2)、奴 nu

T和N中对译u是主流,所以模韵的主要元音应当是u。M却就不同,对译u往往用尤侯韵字,不用模韵字,所以M时代模韵字可能是o。

鱼韵字: T: 庐 lo

M和N均没有用鱼韵字,T也只是一例,故很难得出结论。

虞韵字: M: 输 sú\so(2)、瞿 ghō\gau、拘 ku; T: 恕(鼠注反) su、瞿 ghō\gau、输 só、厨(拏句反) d̥e、矩 ku(2)、嚙 ru; N: 矩 ku(3)、具 ghō\gau、输 só、输(式庚反) s̥u、厨(稚俱反) d̥e、俱 ku

从大势上来看,尤其是T和N时代,虞韵对译u。那么模虞是否合流,虞韵是否丢失介音i。这个问题是个系统问题,我们将在总论中讨论。

(四) 蟹摄

皆韵字: T: 孺(奴皆反) ɲe(2)、第(屠皆反) ɲe、t̥e、茶(徒皆反) d̥e; N: 墀(奴戒反) ɲe、婁(除皆反) t̥e(2)、握 ɲe;

M中没有皆韵字;T和N中却出现了不少皆韵字,对译的都是梵语的顶音一类,表明皆韵可以和梵语顶音的卷舌作用相当,皆韵是否有一个特殊的介音,还有待更丰富的材料证明。

佳韵字: M: 地(途卖) d̥e; T: 憇(欽債) k̥s̥a

佳韵虽然字少,但是它同样是二等字,也对译卷舌音,M虽然只有一个“地”,也能反映出此现象。

祭韵字: M: 裔 ye; N: 尔(而制反) nye、曳 ye(2)

在M和N中,对译ye就用祭韵影母字,可见其读音为ie之类的音。

废韵字: N: 废 ve

只有N中一例,难以说明问题,可能和祭韵读音差不多,只不过因为N时代发生了轻唇化,丢失了i介音。

齐韵字: M: 祢 ne\ɲi(2) \ ɲe、隸 te\ri(2) \ le\ (3) \ d̥e\ r̥、第 te\ti(2)、帝 te(4)、提 ti、泥 ni(2)、醯 he、底 ti; T: 涅(如帝反) nye、泥 ne、甦 te(5)、迷 me(2)、鞞 ve、啼 dhī、犁 le(4)、第(屠皆反) d̥e、泥

nī、鷄 ke、底 ti(4)、醯 he; N: 泥 ne、帝 te(8) \ ti、迷 me(2) \ mi、第 dhī、隸 le(3) \ lye、齏 d̥e\ t̥ye、计 ke、西 si、醯 he、底 ti(3)、低 te

由上可知,三家齐韵的主要元音是e,但是也有一些例外,这是因为支脂韵没有端组字,所以对译如ti这样的音,只好借用齐韵字。

(五) 臻摄

真韵字: M: 辛 sim

质韵字: M: 吉 kit; T: 吉 kit、壹 i t̥、比(扶必反) vi t̥、质 cit; N: 栗 r̥ t̥、质 cit

由上可知三家真质韵字的主要元音为i。质韵字有重组,涉及到唇牙喉音时,只用重组四等字。

没韵字: T: 勃 bud(2)、讷 nun(奴骨反); N: [𠂔 𠂔](乌没反) ot、没 ut、勃 bud(2) \ br、咄 tul、弗(补没反) pt;

M中没有没韵字,故不论。T和N时代,没韵当读ut,虽然有一些ot,可以忽略。

物韵字: M: 佛 bud(2)、弗 pt

M中,物韵的i介音是否脱落,后面会讨论。

(六) 山摄

寒桓韵字: M: 安 an、干 gan、檀 daŋ、曼 man(2); T: 安 an\ān、鞞(伽安反) gan、坛 daŋ、曼 man(3); N: 弹 daŋ、曼 man

由上可知,三家寒韵字皆读an,从寒桓开合对立的情况,可知桓韵读uan,虽然“曼”属于桓韵,但是唇音不分开合,也可说属于寒韵。

曷末韵字: M: 达 dhar; T: 頔 ar\ a t̥、达 dhar\dha(n)、怛 tr、捺 na t̥、末 ma[n]、鉢 par(2) \ pat、跋 bha\va[n] \ va[ɪ] \ var(2) \ pat; N: 遏 a(n) \ a t̥ \ ad、刺 ra(ɲ) \ rat \ ra t̥、怛 tar\ta(n)、达 dhar\dha(n) \ dhār、捺 na d̥、末 ma[n](5) \ mat、鉢 par\pat(2) \ p、跋 bha、跋 va[ɪ]

由上可知,三家曷韵字皆读at,从曷末开合对立的情况,可知末韵读uat,虽然“末”、“鉢”、“跋”等属于桓韵,但是唇音不分开合,也可说属于曷韵。

黠韵字: T: 杀 s̥a、刹(駮察反) k̥s̥a; N: 杀 s̥a

辖韵字: M: 刹 k̥s̥i; T: 刹 k̥s̥a(2); N: 刹 k̥s̥a(2) \ k̥s̥i \ 刹 k̥s̥a[n]

T中,刹,駮察反。这个反切很有意思,此反切是为了改变声母为溪母,反切下字和被注释字的韵应该是相同的,被注释字为辖韵字,反切下字为黠韵字,黠辖韵字似乎已经合流,从而可知山删可能也已经合流。M中对译字很少,故不论。

仙韵字: M: 羶 sān、便 bhyān、旃 caṇ、羶 syān; T: 便 bhyān、旃 caṇ、羶 syān

N: 扇 sūn、蹁 bhyān、旃 caṇ

各家都比较一致。仙韵主要对译梵音的舌面音一类, 如果对译其它辅音时, 就多一个 y, 可见仙韵音值为 ian。另外, 仙韵在《切韵》中有重组, 涉及到唇音字时也只用重组四等字。

薛韵字: T: 折 car; N: 靳 car、设 śa[1]

和仙韵大体一致, 可构拟为 iat。

月韵字: T: 揭(其羯反)、羯 ka; N: 揭 gat(2) 伐 va[n](4) \vat(3) \var(3)、羯 ka

月韵字只对译唇音和舌根音, 其 i 介音是否脱落, 也在总论中讨论。

屑韵字: M: 涅 nir(2); T: 窒(都结) t; N: 涅 nir、[口窒](丁结) t

屑韵字一般都用对译单独辅音, 所以很难揣测其音值, 从齐韵可推断读 et。

(七) 效摄

宵韵字: M: 僑 kau; T: 僑(俱昭反) kau; N: 僑(举教反) kau

由上可知, 宵韵字音值似乎为 au, 是否丢失了 i 介音, 这点我们后面也提到。

(八) 果摄

歌韵字: M: 多 tā(3) \ta(2)、娑 sa \ s e、阿 a (12) \ā(2)、陀 dhā(2) \ d hā \ d ā \ da \ ta、罗 ra \ rā (4)、哆 ta \ t(3)、遝 ra \ rā、驮 dha(2) \ dhā \ ta、那 na (4)、诃 hā、萨 sa(2); T: 多 tā \ ta(3)、踰 ta \ t、踰(都箇反) tā、陀 dhā、遝 ra、阿 ā \ a、囉 ra(3)、哆 ta、遝 ra (2)、陀 dha \ d hā、奈 na(2)、诃 hā、那 na、萨 sa \ s、驮 dha、娑 sa; N: 多 tā(3) \ t(2) \ ta、驮 dhā \ d hā、阿 ā \ a(6)、娑 s e、遝 ra、奈 na、那 na、诃 hā \ ha、萨 sa (3) \ s、頔(都可反) tā、囉 ra、陀 dha、娑(所也反) s yā、罗 rā

戈韵字: M: 婆 bhā(2) \ bha \ va(4) \ pa(3) \ p、簸 p、波 pa(4)、磨 ma(4)、摩 mā \ ma、惰 dhva、埤 tva; T: 磨 ma(3)、婆 bhā、波 pa(2)、幡 va(2)、摩 mā \ ma; N: 磨 ma(3)、婆 bhā(2)、波 pa(4)、摩 mā、埤 tva

歌韵字对译 a 或 ā, 戈韵字唇音字对译 a, 戈韵字还有几例舌音字, 对译 va, 可见戈韵为合口韵。

(九) 假摄

麻韵字(二等): M: 伽 kā \ gha(3) \ ga(2) \ ghā \ gā、叉 kṣ a(4)、迦 kā、沙 ś a \ sa; T: 迦 kā(2)、伽 gha \ ga \ mha、叉 kṣ a、茶(屠迦反) dā、茶(徒家反) dā、茶(直下

反) dā; N: 迦 kā(2)、伽 gha(2)、拏 na、吒 dā、茶 dā (2)。

麻韵字(三等): M: 遮 ca、赊 sa、蔗 tyā、舍 ya \ śa (2)、夜 ya(2)、略(来加反) lye、若(荏遮反) nya; T: 社(时夜反) ja、耶 ya、夜 ya(3)、舍 śa(2)、祢(奴夜反) nya; N: 耶 ya、也 ya、若(而夜反) nya、邪 ya、舍 śa、娑(所也反) syā、伽 gā

麻韵二等字对译 a 和 ā, 三等多数对译 ya, 对译梵音 c 一套, 虽没有 y, 也相当于有 y, 因此麻韵二等应当是 a, 而麻韵三等是 ia。另外, 对译梵语顶音 + a 时, 一般使用麻韵知组字, 同时注有反切, 通常, 反切上字为端组, 反切下字为麻韵二等牙喉音, 可见麻韵二等牙喉音也有类似皆佳韵的表现。

(十) 宕摄

阳韵字: M: 常 sam。

唐韵字: M: 桑 sam。

m 相当于 N, 在 M 时代, 可知宕摄读 aN。

(十一) 曾摄

登韵字: M: 僧 sam(4)、登 t ang; T: 僧 sam (2)、蹬 t ang; N: 僧 sam(3)、陞 t ang、僧 sim

三家曾摄都对译 am, 和宕摄如何区分, 我们在后面总论中会讨论到。

(十二) 流摄

侯韵字: M: 楼 ru(3) \ rū、漏 nu(3)、兜 tu、沔 o; N: 狗 ku。

尤韵字: M: 究 ku、牟 mu、首 su、求 ku、浮 b、鳩 ku、脩 su(2); T: 究 ku、优 a[m]、啍 rū、稷 a[v] (乌合反)(2); N: 究 ku

M 中, 对译 u 很多都用尤侯韵字, 可见尤韵字在 M 时代读 u。T 中, 有几个例子, 读 am 或 av, 所以尤韵字可能是个复合元音。N 中, 例子太少, 不好讨论。

(十三) 咸摄

覃合韵字: T: 糝 sam(3)、a[v] (乌合反)(2); N: 答 ta[m]

谈韵字: M: 三 sam(2); T: 檐(都滥反) tam; N: 三 sam(3)

盐叶韵字: T: 叶 sa[m]; N: 闪 sam

由上可知, 覃谈盐都对译 am。盐叶韵中两个例子都对译 sam, 都对译书母字, 这里的 s 应当是 ś, 所以虽对译 am, 盐韵实际音值应该是 iam, 叶韵应是 iap。覃谈可能已经合流, 实际音值为 am。

总论

(一) 重组三四等有别

我们已经在支脂等韵中证明, M、T、N 时代重组三

四等是有分别的,如果涉及到唇牙喉音,只用重组四等字,不用重组三等,在 T、N 中,对译梵音的顶音时,重组三等字往往作反切下字,是否证明重组三等有一个卷舌介音,虽证据还嫌不足,但有此倾向是肯定的。

(二) 二等韵比较特别,和重组三等有同样的表现

二等韵是否有一个特别的介音,雅洪托夫、李方桂先生等都认为二等韵有 r 介音。我们认为隋唐时代,汉语没有弹舌声母 r,介音系统也不会有 r 介音,但有可能有一个类似的中舌或后舌的介音。二等韵和重组三等都和梵语的顶音有关,我认为它们可能有同样的介音,首先二等韵和梵音卷舌作用有关联的,往往是牙喉音字和唇音字,如“皆”、“戒”、“卖”、“下”、“迦”、“家”等,这和重组的表现是一致的,也是集中在唇音和牙喉音上。这样这个介音的存在就更具有系统性了。

(三) 一二等韵有别、重韵已经合流

中古汉语的元音系统应当非常复杂,除了细音之外,洪音也有各种细微的变化,而梵语却比较少,很难反映出汉语的元音系统,比如宕摄和曾摄都对译 am,它们肯定是有区别的,却很难反映出来。再加上,梵语的 a 非常复杂,本身又有弱化的语流变体。不过,我们从二等韵的特殊性上,可以看出一二等韵是有区别的,而重韵却已经显现出合流的迹象,这点我们在韵摄的讨论中提到过。

(四) 三等韵介音并没有丢失

我们发现三等韵对译梵音时,往往丢掉 i 介音,如屋韵三等、虞韵、月韵、尤韵、盐韵、物韵等等。更奇怪的是,梵音的舌根音,只用三等韵对,比如 uk,绝对不会用屋韵一等; gat,也不会用曷韵; ku 也不会用模韵;对译 ka,因为麻韵三等没有字,竟然造出“迦”“伽”这样专门的佛教用字,也不会用“加”等。

施向东先生对此现象作过解释,认为原始印欧语有两类舌根音,q 和 k 两类,两类音都有向前的趋势,k 组的一部分变成了 c 组,q 组和 k 组的另一部分变成了 k 组,后者有继续向前的趋势,这种前移趋势使它同跟在后面的元音之间产生出一个介音来,所以 ka,其实是 kya。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。另外,唇音也有用三等字的习惯,如对译 muk,不用“木”,而用“目”,这个不好解释。总体上,我们倾向于不是汉语丢失了 i 介音,而是两种不同质的语言对译时产生的偏误。就算是从音位上看来是同一个音位,但在音色上必定有差异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大正新修大藏经 [M]. 台北: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,1975.
- [2] 玄应. 一切经音义 [M]. 庄焘,钱站,孙星衍,校. 1786.
- [3] 蒋忠新. 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梵文《妙法莲华经》写本:拉丁字母转写本 [M]. 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8.
- [4] 余迺永校注. 新校互注宋本广韵 [M]. 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2000.
- [5] 季羡林.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 [M]. 北京:北京人民出版社,1957.
- [6] 杨富学. 论所谓的“喀什本梵文《法华经》写卷” [J]. 中华佛学学报,1994,(7).
- [7] 辛岛静志. 法华经诸汉译本与梵本,藏译本的对比研究 [D]. 北京:北京大学博士论文,1991.
- [8] 施向东. 音史寻幽 [M]. 天津:南开大学出版社,2009.
- [9] 刘广和. 音韵比较研究 [M]. 北京: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2002.
- [10] 尉迟治平. 周隋长安方音初探 [J]. 语言研究, 1982,(2).

The Finals System Reflected in the Transliteration of the Chinese Scripts of *Lotus Sutra Dharani*

LIANG Hui-jing

(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& Literature, Peking University, Beijing, 100871, China)

Abstract: From the transliteration of the *Dharani of Lotus Sutra* at three different times, we can come to the roughly vowel system of the three periods, and conclud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ddle Chinese phonetics: 1) the transliteration of Chongniu (重组) third-class and Chongniu (重组) forth-class is different, and the Chongniu (重组) third-class translates the top sound in Sanscript, so it may have a special pronunciation; 2) second-level rhyme is similar to the Chongniu (重组) third-level, and may also have a special pronunciation; 3) some rhymes in *Guangyun* (广韵), may be confluent; 4) the third-class rhyme translates the sanscripts without medials, but that does not mean it has lost the medials.

Key words: Dharani; *Lotus Sutra*; transliteration; finals system

[责任编辑:王金龙]